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隱菴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世祚士宗參訂
門人王弘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校正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有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達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脉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願欲

吳越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民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治小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願欲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願欲

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痺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麝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脹

吳越先曰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苦之以其敗語之以其

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恐有不聽者乎。

張吳越先曰：寒熱者，陰陽之氣也。言上醫者，其阿衡之材，能調變其陰陽，尤能格君心之非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張姚士因曰：本標者，內為本而外為標也。春夏之氣發越於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氣可令調，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黃帝曰：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

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張姚士因曰：此言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通其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所生矣。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熱飲

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之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

可調矣。吳氏曰：通篇大義，在調和內外之陰陽。非陰陽脈論乃論氣之逆順也。故曰：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謂天有寒暑，人有陰陽，我之陰陽既和，可以禦天之寒暑。

張此詳言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外，熱消瘴則以寒為便，寒之屬則以熱為便。如胃中熱，則消穀令人

泄也。如胃中熱而腸中寒，則腸中鳴而為飢食也。如胃中寒而腸中熱，則胃中寒者，當飲之以熱，而熱奈非其性，腸有熱時，當飲

之，以寒而寒奈非其性，兩者相逆，使之甚難。況王公大人，血食之君，望其欲則其逆順，其欲則其病加

固難於使，而治法難於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之事，告之以其敗，聞之以其所苦，凡致生

之事，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者，未有不樂從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廢。春夏陽氣在外，病

亦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本。秋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治其先病之本，而後治

其後病之標。此治之者，必有所先，不得以順其意，而可舍法以徇之也。至於飲食衣服之類，則彼固有所

使，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欲其適乎寒溫，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

復，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

持，乃不致有邪僻矣。凡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

入國則問俗，入家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於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便也哉。

骷音拈
骷音歌
骷音干

骷音拈
骷音歌
骷音干
雙
折微而
左傳曰
王子考
曰龍鳴
九皋報
聞于天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骷骨有餘以候骷髏。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拒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

馬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藏也。本藏承經篇名。帝問本藏以身形支節腦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則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分至尊也。從而問之誰敢捫循其支節腦肉而後答之捫之固難答之無捫循之言支節為藏府之蓋。非此面部易閱故五藏之氣閱于面部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于捫循之也。肺為藏府之蓋。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大義見本藏篇餘故此。心為藏府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於缺盆。即其骷髏之骨端曰骷髏者有餘以形於外。則可以驗骷髏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當視其目之小大耳。脾主為衛使之在外以迎拒故視唇舌好惡而知脾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

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臍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張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藏之氣見於色藏府之體應乎形既能閱於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骷髏胸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為衛腎開竅於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言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性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臍乃肺之竅大藏者肺之府故鼻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瀉而上通于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胆膀胱。

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鼻孔在外則勝脫漏泄蓋上竅通而下竅泄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藏府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管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

決氣第三十

註決論一氣六名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辯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張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承於先天也承於先天總屬一炁成於後天辯為六名故帝意以為一而伯分為六焉決分也決而和故篇名決氣謂氣之分判為六而和合為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重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逆是謂脈

上焦如霧

腦髓充足則皮膚潤澤

張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生於水穀之精兩神相搏合而成此形也所生之來謂之精故常先身生謂未成形而先生此精也上焦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本經曰水穀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淖澤從髓空而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漸泌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助也遏遲藏也遏遲也言經脈壅遏轉無所逆是謂脈

註此詳言曰氣之義也精神津液血脈分而言之則有六經而言一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下則曰六氣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相媾之時兩神相合而成人望男女之形此精常先其身而

生有其精斯有其形夫是之謂精也。宗氣即大氣積于上焦上焦開發于藏府而宣布五臟精微之氣。此氣薰於皮膚充其身形澤其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溉萬物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夫是之謂氣也。津生于內而腠理發泄於外其汗出似溱溱然夫是之謂津也。穀氣入于胃化為精微之氣充滿渾澤分注于骨骨屬筋束洩澤其骨上通于腦腦為髓海從茲補益外而皮膚從茲潤澤夫是之謂液也。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精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謂血也。宗氣行于經脈之中其脈流布諸經而營氣從之以行無所避匿夫是之謂脈也。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股瘦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榮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承於氣之生化故謂之六氣清濁者榮衛之氣也腎主藏精開竅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洩液渾澤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大焦也腎主骨而骨髓上通于腦故腦髓消而股瘦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

此言六氣之脫者各有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為尊貴居下者為卑賤言此六氣主于心腎而生于胃海也各有部主者謂精之藏于腎血之主于心氣之主于皮膚津之發于腠理液之渾於骨實于腦脈之循于藏府形身各有所生之部然以心腎為常主五穀與胃為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所也夫心為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為血水之精為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為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六氣辨為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此言各部為六氣之主而胃又為之大海也帝問六氣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各有部主如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注五然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

腸胃第三十一

內言腸胃之
數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反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疊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疊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張此言有生之徒縱藉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馬越人曰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而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闌門下極為魄門蓋唇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齒之廣長者主為衝使之迎糧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

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小腸上口胃之下口，小腸後附于脊從左環迴周疊，猶其所注之物，以入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後口八分，分之少半，即半分也。其長三丈三尺，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迴運周葉，積而下，迴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口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之長二丈一尺。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迴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長二寸七分也。其長計二尺八寸。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馬內論平人絕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長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張此論人之藏府形骸精神氣血皆精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於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食者謂平常無病之人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日夜消化止留三斗五升無有如此之留積也是以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若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留積則為病矣

註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故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海論第三十三

註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榮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夫

王芳侯曰上下

二字宜

體會

輸肺俞

難通用

此用輸

字亦有

意存

腫叶袒

蓋謂腎

脉之百

會督脉

應天道

之珠轉

覆蓋故

曰蓋

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南西北。命曰四海。黃

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達乎哉。

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曰。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

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脉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

之上下廉。臍中者。為氣之道。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

張。夫天生物。地王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無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

氣。胸氣有街。腹氣有街。腰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榮輸之

所在。四海定矣。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是上穀之海。上通於

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脉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至巨虛。是上

氣之街。是衝脉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臍中者。為氣之海。在臍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

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以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胸

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為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輸上在於其蓋。下

在督脉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脉。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

海有東西南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清水。渭水。海水。湖

水。汝水。泥水。淮水。漯水。江水。河水。濟水。漳水也。天下經常之水。固十有二。而此水皆注於海。海有東

西南北之四。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為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衝。即氣衝天樞下八寸

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臍臑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乃衝脉所起也。針三分。留七呼。氣至即瀉。灸三壯。

▼下至三里。膝下三寸。臍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分間。針八分。留十呼。寫七吸。灸可至百壯。半

惟衝脉為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足太陽膀胱經之大杼。項後第一椎下。相去脊中各一寸半。

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禁灸。▼下出於足陽明胃經之巨虛。與巨虛下廉。▲上巨虛三里下三寸。舉足

取之。針三分。灸七壯。下巨虛上廉下三寸。踣地舉足取之。針三分。灸可至七七壯。▼惟臍中為氣之海。其

輸穴在於督脉經天柱骨之上下。▲扶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七壯。▼前在於足陽

明胃經之人迎。▲頭大脉應手結喉兩旁一寸半。禁針灸。▼惟腦為髓之海。其輸穴在於其蓋。即督脉經

之百會。▲前項後一寸半。中央。針二分。灸七壯。▼下在於督脉經之風府。▲一名舌本。

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已。禁灸。令人失音。針三分。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歟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張姚氏曰人合天地四海升降出入運行無息故得順而和者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註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與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悅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張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為之逆體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悅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之言

註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偏勝者以言之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有餘者和氣有餘而寔也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倣此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張吳氏曰衝脉起於臍中上循背理為經脉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脉之血充實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怫然狹然不知其為何病也王芳侯曰

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為小矣

註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蓋承上文衝脉為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張姚氏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

註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腰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張姚氏曰精液補益腦髓而下流陰股故髓海有餘則足勁輕健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上通於腦故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精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裏者也足是以耳為之鳴目無所

見液脫者骨屈伸不利故腰痠而懈怠安卧

脉之氣
各異
若衛氣
並脉循
行則為
膚脈矣
胸與心
肺腎肝
乃經脉
外內之
榮衛所
行之處

上古以
和為知

二尺為一周也。分為四時者。一日之中。春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濁不相干也。夫循脉之榮衛。宗氣從胸而上。出於心肺。順脉而行。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其衛榮相隨。晝行於陽。而夜陰者。與脉逆行。從頭注於臂。脈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藏府之陰。與營行脉中。街行脉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脉之榮衛。與行陰行陽之榮衛相干。是以亂於胸。亂於心肺。及亂於腸胃腎肝頭也。

此言人有五亂。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脉與四時而相合。夫是之謂順也。惟清氣宜升。當在於陽。反在於陰。濁氣宜降。當在於陰。而反在於陽。營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於經。隨之中。衛氣陽性。慄悍滑利。宜行於分肉之間。令晝未必行於陽。經夜未必行於陰。精其氣逆行。乃清濁相干。亂在胸中。是之謂大悶也。故氣亂于心。或亂於肺。或亂於腸胃。或亂於腎。腰或亂於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未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營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輸。

陽明少陽之營輸

張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者。言有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去。而陰陽相和也。況審知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本經云。宗氣留于海。其上者。走于息道。其下者。注于氣街。又曰。街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脉也。取天柱大杼而復取之榮。俞者。先取脉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脉外內之血氣厥逆也。經脉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

俞者。先去其脉中之逆。使脉外之血氣溜注於脉中。而陰陽已和也。

此言治五亂者。而各有刺之之穴也。道者。脉路也。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斯謂養身之寶。此四語。雖為刺病而發。凡醫工能熟玩之。則治病必資標本用藥。必

寬經絡。真邪必審。補瀉不妄。乃為醫家切要之法也。故氣亂於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掌後銳後端陷中。針三分。留七呼。灸七壯。手少陰心經之輸穴大陵。掌後骨下兩筋間陷中。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於肺者。取足太陰脾經榮穴魚際。大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少陰腎經之輸穴太谿。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人有脉則生。針三分。留七

針灸三壯

一

呼灸三壯。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白。足大指內側，內踝前核骨下，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足陽明胃經之輸穴陷谷。足大指外間，本節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

如刺之而邪氣不下，常取足陽明胃經之三三里。氣在于頭者，取之足太陽膀胱經之天柱。扶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又取于本經之大抒，如取之而

病尚不知，又當取本經之榮穴通谷。輸穴束骨。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指中，針三分，留二呼，灸三壯。氣在于臂足者，當先去其臂足之血

脈，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之榮穴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輸穴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食指本節前內側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輸穴

取之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中渚。手四指本節後陷中，即液門下一寸，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在足則取足陽明之榮穴內庭。足大指外間內側陷中，灸三壯，針三分。輸穴陷谷。足大指本節

後陷中，去內廷二寸，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足少陽胆經之榮穴俠谿。足四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陷中，去俠谿一寸半，針二分，留五呼，灸三壯。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交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也。

張氏注：徐入徐出者，導氣其之來去也。榮衛者，精氣也。同生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瀉，非為有餘不足，乃導亂氣之相逆也。○玉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版，治血脈者，著之金匱。

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瀉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瀉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治五亂者，則其針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瀉之形，以其精氣相同，非真有餘與不足也。不

遇亂氣之相逆耳，何必以補瀉為哉。

脹論第三十五

內詳論藏府脹由
脹形治法故名篇

黃帝曰：脈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為

藏陽為府

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藏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為脈脹，膚脹在內則為藏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為陽脈濇為陰脈，陰為藏，陽為府，以脈之陰陽則知藏府之脹也。

張此言據脈可以知脈陰脈屬藏而陽脈屬府也。脈見寸口其脈大者以邪氣有餘也其脈堅者以邪氣不散也其脈濡者以氣血凝滯也故為脈然脈大而堅者為陽脈其脈在六府脈濡而堅者為陰脈其脈在五藏也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脈之中耶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膚故命曰脹

注姚士固曰此病在氣而及于藏府血脈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於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於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理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張王季侯曰帝問藏府在於胸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畔五藏六府其氣各異各異令脹氣皆在於藏府之外何以分別某藏某府之脈乎此下有岐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膈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大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閤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衛氣逆為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為膚脹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閉虛實工在疾瀉

張此言衛氣生於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逆于陽則為脈脹膚脹逆于陰則為空郭之脈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郭郭膈中者心主之宮城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

此衛氣逆于陰而將為藏府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為太倉而居中其在上為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竅猶閤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水穀先入肝若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于下焦之津液從任脈而出于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氣循脈衛氣逆于脈中則為脈脹若並脈而循行于分肉則為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脈循行于分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脈順行而乘于脈中則為脈脹行于膚肉則為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

瀉之在于膚脈而近者一瀉在于城郭而遠者三下無間虛實工在疾瀉蓋留之則為藏府之脈矣衛氣出于太倉故瀉胃之三里○姚氏曰營氣循脈衛氣逆為脈脹與上章之營氣順脈衛氣逆行同義○吳氏曰衛氣逆于空郭之中則為鼓脹着于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為腸胃之脈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為五藏之脈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瀉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虛者瀉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瀉疾瀉者治其始蒙也○楊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機漸消故久而未有成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瀉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瀉疎理兼用斯為治脈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朱永年曰醫者止知瀉以消脹焉知其用斯為治脈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以批卻導致矣故本經乃端本澄源之學○倪仲之曰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液道不通則空竅閉塞而氣逆於中矣故治脈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其別氣出于耳而為聽宗氣上出于鼻而為臭濁氣出于耳走唇舌而為味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

此明言脈之所舍而脈則成于衛氣之逆其法在于急瀉三里也夫脈不在于血脈之中亦不在于藏府之內乃在于藏府之外胸膈之內排其藏府而以胸膈為邪其皮膚亦為之脈此則脈之所舍也且藏府在胸膈腹裡之內雖同處于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畔界也故胸膈為藏府之郭體中為心主之宮城胃為太倉咽喉小腸為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為閭里門戶廉泉玉英即玉堂俱任脈經穴為津液之道所以藏府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脈者不在于營氣而在于衛氣蓋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為脈惟衛氣逆行則並脈循分內者始為脈脹而成為膚脹且是以胃為藏府之海而三里為胃經之合當瀉其三里病近者一次瀉之病久者三次瀉之不必拘其虛實而工在于急瀉之也

黃帝曰願聞脈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

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藏之脈形言之也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臍間焦其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腹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癰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重然而不堅胆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註張氏曰此衝氣逆於城郭之中而為藏府之脈也。顧問脈形者問五藏六府之脈形始在無形而及于有形也。

註馬氏以六府之脈形言之也。按邪氣藏府病形篇有大腸者諸證與此同。

凡此諸脈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針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

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註**其六空皆正氣充塞。

註姚氏曰其道在一者謂三合而為一也。逆順者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相逆順而為行也。塞其空者外無使經脈膚腠空內使藏府之神氣充足自無厥逆之患矣。此良工治未病也。○莫仲超曰上經言

無問虛實工在疾瀉此復曰瀉虛補實神去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而補瀉之聖人之慮深矣。學者不可不深悟之。○王芳侯曰神者先天之精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為神。

註此言治脈之法補瀉有得失而醫工分高下也。

黃帝曰脈者為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言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

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上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脈也。

註此言衛氣運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榮行於藏府經脈外內出入陽陰逆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

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脈也。

註此言脈之所由生也。衛氣之行于人身晝行於陽夜行於陰經並脈循分肉而行出入之間自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故五藏隨時以更改五穀自化惟厥氣從下而逆則榮衛違失其常而留止不行寒邪隨厥氣以上行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脈耳。

上文言衛氣逆為脈脈又並脈循分肉為膚脈者此可見矣。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註真者所受于天與穀氣并而充身者也。下焦先天之真元上與陽明相合。化水穀之精微生此榮衛二氣元真之氣通會於腠理與營衛合并而充行于形身者也。故榮衛二氣合之于真元三合而得其故。

氣也生
子先天
之精

育者荒
脉之忌
與胎同

逆之因矣。如天真之氣，厥逆在下，則營衛之氣留止于上矣。下焦寒水之氣上逆，則真邪相攻，榮衛兩氣相搏，乃合而為脹也。○吳氏曰：元真之氣，天之真元也。與寒水之氣相合，故真邪相搏，則真氣反厥于下，而寒氣反逆于上矣。真氣不得上合于榮衛，留止而留止矣。

黃帝問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於肉盲，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針不陷，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脹也，當瀉不瀉，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其於脹也，必審其脘，當瀉則瀉，當補則補，如鼓應桴，惡有不下者乎？

張此論衛氣逆于內而為藏府之脹者，有藏邪募原之分也。募原者，藏府之膏肓也。夫衛氣之逆于內而為脹者，在於宮城空郭之中，故取之三，里三下而已。今有其三而不下者，此陷于肉盲而中氣穴故也。故針不中氣穴，則氣閉于內而不得外出，針不陷，則氣不行而不能上越，故三而不下者，必更其道，取之氣穴，惡有不下者乎？按氣穴有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即上紀之胃脘，下紀之闕元，諸穴非豁谷之會，是以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蓋衛氣行於皮膚，藏府之內理，今入于氣穴，故不當取之肉也。○姚氏曰：按金匱玉函云：脹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夫藏府之文理，乃藏府募原之肉理，而肉理之中有脉絡，衛氣陷於膏肓，而入於脉絡，故當取之氣穴也。○王芳侯曰：按素問有氣府論，氣穴論，經屬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脉，而分府與穴者，謂府者藏也，壓遏血氣之藏于內也，穴者窠也，氣從此而出入者也。

註此言脹之愈與不愈，在于針之有得失也。上文言脹責于急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下之者三而病有不如下者，正以邪之陷于肉盲，而中于氣穴，故針之者必當中于氣穴，肉盲可也。蓋不中氣穴，則邪氣必閉于內，針不陷，肉盲則邪氣不行于外，致使此邪上越，所刺之肌肉間，則衛氣相亂，陰陽諸經相乘，而逐其脹，當瀉不瀉，邪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務使氣下而止，針設若不下，又復始針，庶可以萬全也。且脹脹之退，否脹脹則脹脹則瀉之，脹退則退，退則補之，其法有如此者。

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

註別後劣切，內論五液而病為水脹，則必為癰，故名篇。